

罗珠 著

与盲女同行

中国戏剧出版社



与盲女同行

中国戏剧出版社

罗珠 著

中国戏剧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与盲女同行 / 罗珠著. —北京: 中国戏剧出版社, 1996
. 12

ISBN 7-104-00814-4

I. 与… II. 罗… III. 长篇小说-中国-当代 IV. 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96) 第 21247 号

责任编辑 纪双鼎

封面设计: 李法明

与盲女同行

罗珠著

中国戏剧出版社出版

(北京海淀区北三环路大钟寺南村甲 81 号)

(邮政编码: 100086)

新华书店首都发行所经销

河北衡水冀峰印刷股份有限公司印刷

300 千字 850×1168 毫米 大 32 开 13.25 印张

1996 年 12 月第 1 版 1996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

印数: 1—5000

ISBN7—104—00814—4/I·368 定价: 22.00

内 容 简 介

戴着黑色墨镜，握着根乌木探路杖的女人，那个肥胖的，有着又宽又厚的臀的盲女，总在跟踪着我，挤迫着我，使我想入非非，也使我惶悚、怖骇。

在逃亡的路上，我被肥硕的盲女追逐、窥视，我也同样窥视着这城市一个个充满欲望的圆花窗……

当我躲进一座即将拆除的小屋，把那个赤裸的未被污染的女孩拥入怀抱时，我惊奇地发现，那个肥胖的盲女正坐在黑暗的角落里，目不转睛地盯着我的一举一动，我好绝望。

终于，我被那个盲女逐上大街，窜入女澡堂，被当作精神病患者送入医院，被逼迫的大脑仍做着放浪美丽的梦。

梦是肉的吗？

灵魂与肉体对话

精神与欲望展露

目 录

卷 一

第一章 与盲女同行/3

第二章 蓝玻璃乐队/26

第三章 开往纳布型的客车/48

卷 二

第一章 神秘的盲女/73

第二章 疯狂的蓝玻璃/94

第三章 迷惘的纳布型/117

卷 三

第一章 盲女的影子/143

第二章 蓝玻璃的恐怖之光/165

第三章 纳布型之谜/187

卷 四

第一章 盲女的脚步声/213

第二章 蓝玻璃的眼睛/238

第三章 纳布型是个英语词汇/258

卷 五

第一章 扮装盲女/283

第二章 蓝玻璃狂欢之夜/306

第三章 纳布型是一个事物/328

卷 六

第一章 跟踪盲女/355

第二章 锋锐的蓝玻璃/378

第三章 纳布型/399

卷 一

第

1

章

与盲女同行

- 梦是肉的
- 神秘的盲女
- 城市是一个巨大陷阱
- 打麦情绪

梦是肉的吗？

那个肥胖的女人在前面走着，就象一个既怖骇又丰实的梦魇，她只是微微地向我使了一个眼色，我便跟着她走了。我一边一步不离地跟着她赶路，一边打量着她又宽又厚的背和又大又肥的臀，脑子里便突兀地冒出了这么一个古怪的想法。

我时常做一些有血有肉的梦。在这些有血有肉的梦里，我能极细微地看清现实中我没有看清的东西——譬如说，一条蛇的逼真的花纹以及它富有情感的眼神——在现实中，我因为一向惧怕蛇一类的东西，所以，我从来没有仔细地观察过它的花纹色彩与图案，更不会看清它的眼神是什么样子的。

当然，在梦中我不是只有那些阴森森的令人毛骨悚然的经历，而且也有美妙愉悦的时刻——譬如说，梦遗。一般来说，一个男人梦遗时，往往会有一个女人伴在身旁——那

种感受令人难忘，令人销魂。尤其是在梦中抚摸一个少女的娇小而富有弹性的乳房时，那质感和手感，是现实中无法体验的。

梦醒时，你第一个感受便是：梦是肉的！

我一步不离地跟着那个肥胖的女人，但不知道她要把我带到哪里去。她的眼睛上戴着一副宽大的墨镜，宽大的墨镜戴在她那张宽大的脸上却显得非常小，小的就像一个儿童玩具，令人可笑。她戴着墨镜就像一个卡通人物，一个卡通动物，戴墨镜的巫婆，戴墨镜的黑熊，戴墨镜的大灰狼，戴墨镜的野猪。眼睛上戴着墨镜，世界便不再明朗，阳光不再灿烂，万物不再茁壮，城市不再辉煌，这样一来，世界便成了她手中的玩物，城市便成了她手中的积木。她不但戴着墨镜，手里还拿着一根摩挲得锃亮的乌木杆探路杖，探路杖的头上有一个铜箍。她一边走着一边用乌木杆探路杖点点戳戳地敲打着路面，探路杖上的铜箍敲打在路面上，发出哒哒的声响，悦耳动听，又令人心悸。我一边困惑地跟着她走着，一边听着她的探路杖敲打着路面的声音，我痛苦地感到，她的探路杖仿佛不是敲打着路面，而是敲打着我的额头。

我就这样跟着她穿过了三条街，走了足足有半个小时，仍没有一点儿到达目的地的迹象。

我第一次见到她时，她在我的眼里只不过是虚幻的形象。在我的印象里，她的面部特征一直是模糊的，我分辨不清她的表情是同情我，还是利用我，抑或是把我带到一个不可知的地方，她另有打算。当时，我只记得她的眼色。她的眼色虽然不易察觉，但我一眼便看出了她的眼色，她的眼色分明在告诉我，让我跟她走。于是，我怀着对她感激的心

情，忐忑不安，跟着她走出那座像坟墓一样晦暗的令人窒息的小屋。

一出那座小屋，她便变戏法似的拿出一个宽大的墨镜戴在她那张宽大无比的脸上，这时，我才发现，她手里还握着一根乌木杆裹着铜箍的探路杖。于是，我开始疑惑起来。刚才，在小屋里她向我使眼色的时候，你怎么也感觉不出她是一个盲人，她眼睛深邃，目光准确，而且灵秀。这会儿，她一出小屋便披挂起盲人的行头，摇身一变，成了一名神秘的瞽女。

我时常这样想，成为一个真正的盲人，的确是一件很幸运的事情。中国有句俗话，叫作眼不见为净。作为一个真正的盲人，你既看不到星星、月亮、太阳，也看不到绿树、鲜花、野草；既看不到污泥、浊水、粪便，也看不到苍蝇、蚊子、老鼠；所有这些丑陋的东西，在你的心中永远也没有驻足之地。眼不见，心不疑，心静而致远，致远而得道。所以，许多盲人都 是神仙、大师、圣人。

我一生最恐惧的是盲人，最羡慕的也是盲人。我时常冒出一些古怪的想法，想冒充一个盲人，做一个瞽者，在大街上走来走去，向人们问路，让人们搀扶着我过斑马线。作为一个盲人是极自由的，大小便时，即使你故意走错了厕所，也没有人会责怪你。想想看，你戴着宽大的深色墨镜，手里拿着探路杖，在人行道上敲敲打打地击着路面，踉踉而行，那的确是很神气的事情。

实话说，我一直想扮装成一个盲人。

她出了小屋，披挂起盲人的行头后，便头也不回地一直

往前走去。至此，她还没有对我讲过一句话。她既不告诉我去哪儿，又不问我姓甚名谁，不问我从哪里来，到哪儿去，不问我目前正想干什么。

她一直朝前走着，那又大又肥的臀有力地磨擦着，并拧出许多浅涡。

因为她一直不说话，我觉得这个肥胖的女人身上有一种神秘的感觉，使人恐惧，使人惴惴不安。

“你是不是在研究我的屁股？”

她终于说话了，这使我心里一阵惊喜。她的声音很细很嫩，就象一个少女，还透着一种羞怯。听她的声音，她的年龄最大也不会超过十八岁。豆蔻年华，我想。我跟在一个肥胖的双目失明的豆蔻年华的少女身后走着，我想，在城市里，在喧嚣的城市里，在喧嚣的城市里的一条肮脏的街道上，我莫名其妙地跟在一个肥胖的双目失明的豆蔻年华的少女身后，踉踉地朝前走着，我想。她说话时没有回头，我看不到她的面部，我只能根据她的声音猜测她是一位不满十八岁的少女。

“我问你呢？你是不是在研究我的屁股？”

我终于听明白了她说的是什么，这使我大惊失色，我不安地问：

“你怎么知道的？”

她说：“每一个跟在我屁股后面的人，都会研究它的。”

“……”

“它是不是很有特色？”

“的确很有特色。”我讨好地道。

“有什么特色？”

“它丰满，它富有弹性，它性经历丰富，它……”

我一边赞美着她的屁股，一边想：如果用一个东西向它戳去，半天也戳不到实质性的东西……我心里虽然是这样想的，但嘴里却在赞美着它。

“你撒谎！”

“我怎么敢向你撒谎呢？”

“你就是在撒谎！”

“我撒的什么谎？”

“你想说：如果用一个东西向它戳去，半天也戳不到实质的东西……”

我出了一身冷汗。这个肥胖的双目失明的女人简直是一个先知，你心里的任何想法，也休想瞒得过她。我心里一阵惊慌，紧走几步，想与她并肩走、想与她缩短距离，想与她套套近乎。她仍然走的不慌不忙，探路杖不紧不慢地敲打着路面，仍然不回头地道：

“别赶过我！”

“为什么？”我有些懊丧地问。

“你只能跟在我的屁股后面！”

我跟在她的屁股后面走着，心里有一种被绑架的感觉。同时，又有一种被莫名其妙的东西控制起来的感觉。

这种莫名其妙的东西，控制了我的思想，控制了我的思维方式，控制了我的面部表情，控制了我的自身价值。我觉得我的一切——灵魂、肉体、欲望、隐私、目光、听觉、快感、感官、性器、知觉——都控制在一只无形的巨掌之中。我在这个城市里，就象一个陀螺，离了那种莫名其妙的控制已无法自立，只能任人抽打、任人摆布。我不知道我要干什么，我只能跟在一个肥胖的双目失明的神秘女人的屁股后面，盲

目地走下去——我不知道下一站是何处，我不知道前面等待着我的是什么东西。最可恼的是，这个肥胖的神秘女人，在时时刻刻地控制着我的内心活动。在这个肥胖的神秘女人心目中，我只是一个木偶，只是一个空心人，只是一个稻草人。顶多，在这些狡猾的、心地歹毒的、神秘的城市人的眼睛里，我只是一个无知的、愚昧的乡下佬，好象我刚从麦田里走来。

“你身上有一股麦田的怪味！”

“麦田的怪味？”

“你刚从麦田里走来！”

在这个先知先觉的又肥又胖的屁股面前，我觉得我已失去自身的价值。我心里的想法刚刚冒出一丁点儿，就被她冷静地准确地捕捉住了。我感到自己掉进一个巨大的陷阱里。

城市，是一个巨大的陷阱。

我从麦田里站起身，顿时感到天空又蓝又阔。接着，我分开芬芳扑鼻的金黄的麦穗朝前走着，麦芒扎在身上，使我浑身刺痒。麦田的气息郁馨，又使我精神清爽。麦田一望无际，天空又蓝又阔。我独自一人在麦田里走着，双手不停地分开一簇簇熟透了的麦穗。

当我走到麦田尽头的时候，看到不远的地方有一座庞大的灰濛濛的堆积物。于是，我便朝着那座庞大堆积物走去。

那座庞大的堆积物便是城市。

当我来到城市的边缘的时候，看到了第一个路标。那个路标是一块白色的牌子，牌子上画着一个黑色的箭头。路标插在路边，路标上的箭头指向城市的股下。于是，我沿着路标

指引的方向，走向城市的股下。

不久，我又看到了第二个路标、第三个路标……

“不要看路标，只要跟在我的屁股后面走就行了。”

我明白，只要沿着这些路标走下去，就能走进城市的腹部。

我急于想抚摸一下城市的腹部。

当我把粗糙的手掌伸向朱莉的平滑腹部的时候，朱莉一动不动地躺在床上，平静地问我，你想干什么？我窘得无地自容，只觉得脸烧得绯红，嗫嚅半天，我竟然说不出一句话。朱莉的脸也渐渐地绯红起来，但她仍然保持着城市姐儿的那股贵族气质，遇事不惊，欲擒故纵，眼睛里燃烧着渴望的火焰，面部表情却绷得象一枚硬币。硬币铁面无私，一分是一分，你到国营商店里去买东西，差一分钱，营业员绝不会把东西卖给你。当时，朱莉的表情就是这样的。你的火热的语言就是一分硬币。目前，你正差这么一分硬币，如果你把这一分硬币递过去，朱莉就会满面春风地把你需要的东西送到你面前了。但是你窘迫无言，压根儿不知道那一分硬币的真正价值。你把手缩回来，半天才生硬地冒出这么一句话来：

“我想借你五十块钱！”

“干什么用？”朱莉一下子泄了气，冷冷地问。

“我想买一副墨镜！”

朱莉听了，猛地反过身子，背对着我睡去。她不再理睬我。我知道她在生我的气，我想重新去抚摸她，但我看到她的背那冰冷的样子，手僵硬着，怎么也伸不出来。

“把你的手伸出来!”

不知什么时候,胖女人停下了。但她仍然没有转过身来,我仍然看不到她的面部。在我的印象里,她的面部特征是一片模糊。

当时,我的手伸在裤兜里,在玩弄着一块蓝玻璃片儿。这块蓝玻璃,是我从麦田里捡来的。麦田是一片迷人的地方,在公休日里,到乡下麦田里与情人做爱,已成了城里人的时尚。他们在气息芬芳的麦田里,一方面感受着大自然的美德,一方面体验着肉体的快感,他们象滚石一般在麦田里滚动着,象打麦一样疯狂,把麦田压倒一大片后,然后遗弃一些肮脏东西,扬长而去。

那时候,朱莉脱得光溜溜的,把衣服垫在身子下面,躺在麦垅里,等待我欣赏她的裸体。就在这时,我看到她的脚边的泥土里有一块蓝莹莹的东西在闪光,于是,我把它抠了出来,发现是一块蓝玻璃。我把蓝玻璃上的泥土擦掉,把它罩在眼睛上。我透过蓝玻璃去看太阳,太阳又大又美,然后我再透过蓝玻璃去看朱莉的裸体,我看到朱莉的裸体比往常更加美丽,这使我极为满足——朱莉的肉体就象在梦幻之中,给人以无尽的遐想。她的线条阴柔,她的乳房娇小,她的小腹平滑,她的肉体是一个蓝色的梦幻……

在胖女人的命令下,我拿着那块蓝玻璃,把手从裤兜里伸出来。

“你透过蓝玻璃,看到了什么?”

“一个蓝色的梦。”

“具体一点儿。”

“一个女人的肉体。”

“现在不是在麦田里!”